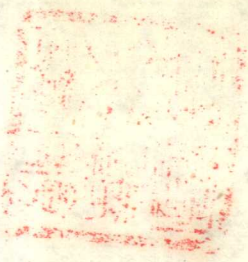


摩登阿Q

阿Q 摩登





湖南文艺出版社

摩登阿Q

陈国凯著

摩登阿Q

陈国凯 著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13,000 印数：1——5,200

ISBN 7—5404—0417—5

I·337 定价：4.60 元



GOM 37/17

文坛是什么？

(代序)

蒋子龙

盛夏读国凯兄的《摩登阿Q》说不清是凉快了 还是 更热了，不论冷热都生出一种痛快感却是真的。想不到文坛本身也可“入戏”，而且是这般有意思。想不到国凯兄还有这一手——他那样一个人怎么会荒诞得起来呢？

个子不高，清瘦近乎枯干，高度近视，嗜烟成癖，怎么着都象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实得发呆的夫子。文坛上的是是非非也绝不会找到他的头上，且长年躲在蛇口的一个角落里。也许不是旁观者的清才成全了他的《文坛志异》系列小说，这一批所谓“游戏文字”构成他创作的重要特色。评价陈国凯的创作无论如何少不了这一面儿，这一面儿给了他对文坛（也是对社会）的感觉的自由，启发和丰富了他的创造性想象力。

文坛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亏他想得出！

时髦的阿Q当了主席，在土派、假洋鬼子派、尼姑派三足鼎立的形势下独钟情于小尼姑，想抛弃当初是下嫁给他的吴妈。文化局长不知雕塑为何物，市里叫他塑个牛，他竟买来一条活牛。某作家严重失眠，医生给他开的处方是睡前看自己的小说。画家用一张白纸糊弄向他索画的修马桶的工人，

美其名曰“牛吃草”！草被吃光，牛已离开，故而一片白光光。一青年作者把老权威掉下的牙齿供奉起来，刺激得老先生想把自己的双眼也挖出来。从少林寺下来的文武高手当主编，实在是文坛超人，居然被文艺界的“鬼眼”给算计了。还有“奇才”的奇遇，明星的眼泪……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出自文坛，升入幻境。地道的中国式的荒诞，决不是出自对老庄或西方哲学的膜拜而作怪诞状。作者是编故事的能手，而非“意念贩子”——

现代生活里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过呢？还用得着作怪诞状、痛苦状和模仿荒唐吗？文坛的问题也是人间的问题，是社会出现了道德危机。陈国凯用来充塞自己的荒诞形式的是真实的细节。抑恶多于扬善，向尴尬的文坛开个“玩笑”，却未必能解除尴尬，也许能给处于疲劳期的文坛以微妙地一刺。

正常的文坛哪儿有呢！有人说：“文坛无聊且险恶。”有人说：“要面对文学，背对文坛。”对文坛感触最深的是文人。然而在未踏进文坛之前，哪一个人不把文坛视做高尚神秘的圣殿。重要的不是国凯兄笔下的文坛是个什么样子，而是他对文坛的独特感受，并有勇气把这一感受巧妙地表达出来。上下文坛原本就给人以虚幻的感觉，这虚幻在他的小说里却变得多姿多采了。

作者虚构一切，似乎唯他握有虚构一切的权力。有时甚至让我怀疑他本人是不是还真实？除去善于开掘自己的想象力，还得益于他的语言。笔法聪明而生动，嬉笑嘲讽幽默顺畅地流于笔端。加上厚实的文化底蕴，更开阔了他小说的意境疆域。

《文坛志异》的创作似乎是一种自发性的，即兴式的。因而挥洒自如，丰富而又轻松。国凯兄胸部缺少肌肉，却不缺少灵气，精神现象能不自觉地表现出变异性。写字台上就有个纷繁的文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庞杂的文化众生相。让紧张烦躁的现代生命轻松一下——仿佛是他这一类小说的使命。讲究实际的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小说了，倒是这变态的真实反而能让读者发出会心地一笑。《广州日报》连载《摩登阿Q》的时候，每天报一出来买者排队。可见读者喜欢《文坛志异》或“志异”了的“文坛”。

李白有两句诗：“空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当文坛上功利多于真诚的时候，“志异”一下又有何不可呢？何况文坛决不只此，比这更好，也比这更糟。令人艳羡的是国凯兄骨子里那股超脱飘逸的气质，我想这是学不来的，跟生他养他的水土有关。古人不是说：“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面对当今这个本已够实际的物质世界，太实了难免发傻。能虚一下实在是一大福气，一大灵气！

与此书相比，我的序太实太笨。笨人为巧人作序今古不多，这本身不就是一个笑话吗？

目 录

1 文坛是什么? (代序) 蒋子龙

1 摩登阿Q

71 曹雪芹开会去了

89 明星哭了

95 奇才

114 啼笑皆非

121 处方

127 特异功能

143 牛吃草

150 并非误会

158 今晚有盛大演出

173 牙齿

178 成名之后

192 荒诞的梦

215 牛

229 评奖纪事

244 并非笑话

257 鬼眼

312 跋

弘征

315 后记

摩登阿Q

一看标题，就知道这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小说，其真实性很可疑，请读者谨防上当。

——题记

阿Q没有死

阿Q又发迹了！

善良而多情的中国人都以为阿Q死了，其实阿Q没有死。他活得好好的。鲁迅先生写阿Q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是这样写的：“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进散了。”人们以为阿Q被一枪命中，呜呼哀哉，阿Q完蛋了。事实并非如此。那时，刽子手关饷不足，常常饿肚子、面有菜色。用的是经常生锈的老式步枪，准星也校不准。刽子手杀人杀得多，象割稻子割得太多，手酸腰痛，又闹不清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就胡乱地开了枪，叭挺叭挺一轮扫射。阿Q有时很革命，有时感情很脆弱，有时气壮如牛，有时胆小如鼠。一听见枪响，就昏了过去。其实子弹只打坏了

他的破毡帽，擦伤一点皮肤。刽子手也懒得验法场，以为功德圆满，就荷枪走了。阿Q被冷风一吹，才迷迷糊糊地醒过来，只觉得肩膀上有点儿痛，有点儿麻，有点儿痒。阿Q有点愕然、有点昏然、有点茫然。他太健忘，记不起发生了什么事，弄不清何故被弄到这儿？何故被捆着？是不是他又冒犯了赵太爷，赵太爷要给他一点颜色看？还是假洋鬼子灌了他迷幻药，把他弄到这儿喝西北风？或者是坏小子小D和王胡串通起来捆着他给他一点难看？他有点气苦。转念一想，又觉得人生天地间，难免有时被人捆，有时捆人。他就想过把未庄的鸟男女捆起来斩尽杀绝，现在被人捆着也无大碍。想到这儿，也就释然，无需大惊小怪。

他开始挣扎，自己解放自己。那麻绳捆人捆得太多，有点霉烂。阿Q一阵挣扎，就挣扎出来了。一看，身上穿着白色号衣，他觉得很奇怪：谁给他带孝来啦？是不是什么皇帝死了，人们都得戴孝？或者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进城来了，人们都得穿白衣服？他觉得穿这孝服般的东西晦气，便把号衣扒下来扔了。一摸，肩膀的皮肤擦伤一块，有点血迹。肯定又遭了打，至于是谁打的，他又茫然，人生天地间，难免被人打和打人的。阿Q的思维一向很单纯，不会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地考虑问题。这些离奇古怪的念头在脑子里闪了一闪，结论是又被儿子打了。得意起来。他站起身，拍拍屁股，骂了一声“妈妈的”，高高兴兴地走了。

光阴似箭，转眼过了几十年。阿Q经历了不少人生坎坷。但是他经历了什么，又全不记得了。如果有传奇作家把阿Q这几十年的曲折经历——他的英雄与落魄、愚蠢与精明；他的壮举与妄行、长歌与气短；他的恨海情天、奇冤艳遇——

写出来。题个书名，诸如《阿Q巧破地雷阵》、《阿Q虎穴追踪记》、《阿Q奇案》、《枪口下的阿Q》、《阿Q绝处逢生记》、《阿Q艳史》、《阿Q奇情录》、《阿Q少林会师友》……或者来点洋书名：《阿Q谍影》、《阿Q和一百零一个女人的浪漫史》、《爱在阿Q》、《金黄色的黄昏的忧郁的阿Q》、《旋风中的阿Q》……那么，这类书籍肯定畅销。不知何故，当今有些喜欢钻古尸古穴深山老林名庵古刹野岭荒丘的雅士们没有去写阿Q。从许多事实表明，决非当今文坛不重视阿Q，是由于阿Q的记性太坏，太健忘。他不论做了好事坏事善事窝囊事得意事倒霉事可歌可泣的事有损天良的事，一声“妈妈的”就全忘了。人们总不能老写“妈妈的”——当然，真正的文学作品有时也难免要写点“妈妈的”——这也许是时下文人无法以阿Q的坎坷人生奇情艳遇古怪离奇的经历写书卖钱的原因。实在是当今文坛小小的遗憾或悲哀。

不过，阿Q是不会意识到这种遗憾或悲哀的。

阿Q当了未庄市文联主席

阿Q精明地或糊涂地过了几十年，糊里糊涂地参加了未庄市文联，阿Q当作家了。

当作家得有作品。阿Q是有的，他的代表作是《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被编入许多教科书，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千古绝唱。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有阿Q的大名；阿Q已经成为世界文坛的著名人物。阿Q在文坛上的权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恐怕连鲁迅先生当年也没有想到，鲁迅先生希望阿Q速朽，谁知阿Q越活越神气。

凭着阿Q这么高的知名度和他的权威地位。未庄市文联选举主席，舍他其谁？

阿Q没想到他会当选文联主席。文联开代表大会时，他没有发表语惊四座的演说，也没有布置人马去拉选票，更没有搞什么小动作。阿Q喜欢热闹、逢会必去，跟这个握握手，跟那个聊聊天，在宾馆里看看电视，到餐厅喝喝名酒，吃吃大菜。阿Q很快活，如果他不快活，准是文坛又出现了让人不快活的事。

大会热热闹闹地开了几天，阿Q也醉昏昏几天。这一天是高潮，选举前，当地的名家们都上了主席台，都讲了话，阿Q宿酒未醒，也迷迷糊糊地被人领上主席台。人们恭敬地请著名作家阿Q讲话。喜欢热闹的阿Q看见台下人头涌涌，他高兴了。他一高兴就想唱。于是乎，他得得锵锵地唱了起来——

“得得，锵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悔不该……”

唱到这儿，他忽然看见台下肃坐着作家王胡。阿Q有点愤然：这又癫又胡的家伙怎么也成作家了？他怎么可以成为作家？他有什么资格成为作家？阿Q很不以为然。唱到“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时，他情不自禁地在“打”字落腔时一扬手用力向下一劈。全场愕然，好象阿Q这一劈劈在自己头上。被打怕了的文艺家们都觉得脊背上有了一缕凉气。慑于阿Q的权威，大家昏昏糊糊地举了手，阿Q也昏昏糊糊地当了市

文联主席。作家王胡们还因此瘟头瘟脑许多日，写的文章大不如前，还有许多错别字，例如把“打”写成了“爱”，“爱”又写成了“踢”等等，经常闹笑话。他给某大刊物投稿，居然把题为《爱在心里》写成《踢在心里》，里面很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妙语，如“爱是踢，踢是爱。母亲爱儿子，也是踢……”等等。弄得很有经验的老编辑也大伤脑筋，不知他所云何尔，以为一贯死守传统的作家王胡也改弦易辙，在搞什么黑色幽默之类的新文学流派。阿Q的一言一行对文坛之巨大影响，可想而知。

后来，王胡因为造句不通被劝说退出作家协会。有人说，这是市文联主席阿Q授意。是否如此，待考。不过，阿Q对于清除了宿敌，是满意的。阿Q很会用人，把善于溜须拍马的小D提上来当了文联秘书长。接替了王胡新当选的秘书长职务。其实小D年龄也不小了，该称为老D了。尽管阿Q和小D当年有一战之仇，但小D一看见阿Q得势，马上就拍，拍得阿Q很舒服，很愉快，因此荣升为秘书长。阿Q还考虑百年之后让他当接班人。

摩登阿Q的假发和裤子

阿Q成了当地的文学泰斗，成了许多热血沸腾昏头昏脑的文学青年顶礼膜拜的偶像。阿Q现在头上挂的桂冠比他过去身上的虱子还多：某文学研究会会长，某人才开发协会名誉会长，某诗词学会顾问，某民间曲艺研究会名誉会长，某文学函授中心名誉教授，某老年文学会副会长，中年文学会顾问，青年文学会名誉顾问，某刊物的顾问……等等。当今

社会尊重贤达，重视英才，贤如阿Q，早已扬名四海，声振八方，谁不想以阿Q的大名为本会增光！所以连某肛肠外科研究会，画眉饲养研究协会，牛皮综合利用协会，避孕套生产研究中心甚至世界鸡眼诊疗研究中心也聘请阿Q先生为该会该中心的顾问。阿Q喜欢热闹，请他挂什么头衔他都愿意，谁请他做报告他都去，去了就坐主席台，做报告，说累了就唱，唱累了就说，不论他是唱还是说，人们都绝不怀疑阿Q的博大精深。

阿Q早就不戴毡帽了。他现在的样子很摩登。为了掩盖权威头上那几块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电影制片厂的美容师为他做了漂亮的假发。开头，他死活不肯做，阿Q认为，做假不能做到自己头上。戴上假发就变成假洋鬼子了。虽然说，现在的假洋鬼子也成了名流学者，又神气起来了，还常常到国外讲学什么的，但阿Q还是对假洋鬼子很不屑。不过，热衷于维护阿Q权威的人都劝他：权威应该有权威的模样，权威人物的头上不能有癞疮疤。就是不幸而有，也应该遮盖起来，不能让别人看见，否则有损于权威的形象。有人引证：著名作家小尼姑的头发也是假的。小尼姑当年身受六戒，头上被老尼姑用什么物事烧了六块疤，头发长得不好看。虽然比阿Q头上的癞疮疤高一个档次，也是个缺陷，足以影响著名作家的声誉。为此小尼姑也做了假发。阿Q不敢谬信，专程开车去静修庵探听虚实。他摸摸小尼姑飘飘的秀发，确证是假发，觉得假的东西还有一些是可爱的。小尼姑又媚态万千地劝他：“Q生（阿Q先生的简称），还是戴假发好。世间万物，都在真真假假之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无所谓绝对的真，也无所谓绝对的假。全在于你的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认为是真，假也是真，主体意识认为是假，真也是假。佛家六祖慧能说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既然无一物，何处生尘埃！’物亦非物，人亦非人，世间万物皆由我心所生。达到这个境界，才能真正称之为艺术意境。假发又何妨！”小尼姑还赠了他四句真言：“假发亦非假，真发亦非真，既然无真假，何论假与真。”

小尼姑信奉老、庄之道，语多玄机，阿Q听得迷迷糊糊，不过他觉得小尼姑这一头秀发很可爱，又摸了一把，小尼姑给他摸得眼筋神飞，阿Q也眼筋神飞，大家痴痴迷迷地对视了好一会，阿Q才铁了心去做假发。

假发戴惯了，比戴毡帽舒服。如今，他不讳“光”、不讳“亮”，连“癞”也不讳了。其实，对阿Q头上的假发，文坛上也无人深究。人世间假的东西还少么？文坛上假的东西还少么？何况阿Q的头发。

如今的阿Q已一洗过去的寒碜相。头上假发，身上西装，还结着金利来的名牌领带，领带上夹着镀金夹子。衬衫也是名牌——鳄鱼牌。皮鞋是意大利的。完全是个摩登阿Q的形象。不尽如人意的是他的裤子。尽管他思想已很开放，但对牛仔褲、西装褲之类的东西却深恶痛绝，认为那些裤子把屁股包得太紧，拉链时松时紧。他记性坏，常常忘记拉褲链。阿Q喜欢宽松。在土谷祠时只穿一条短褲或唐装单褲，里面是通心粉。这传统习惯一直沿迄至今。穿那些拉链西褲就很成问题，一不小心，那活儿很容易露出来。诸位明公想想，如果阿Q在庄严的会堂上作报告，万一忘记拉褲链，那活儿对着百千体面的听众，名家面目安在？权威声望何存？这乱子就大了。阿Q是国际文坛的知名人士，阿Q已经不是他自己的

阿Q，他的仪容风范甚至一投足一举步都足以造成国际影响。弄得不好，人们会以为当代的中国文坛提倡性开放。准会成为国际新闻、国际笑话。文坛就定会飞沙走石、日月无光。极可能将阿Q象封藏《金瓶梅》那样封存起来，或者象删节本那样删去他身上不雅的部分，使阿Q成为阉公。阿Q是精明人，决不做这号傻事。所以，为安全保险起见，他决不穿西式裤子。他喜欢穿又宽又大的唐装裤，裤头上这么一摺一扣一结，用带子一系，十分稳当，就是雷鸣电闪，山崩地裂，裤子也不会掉下来。不要以为什么东西都是西式的好，这千年传统留传下来的唐装裤就比西装裤好，穿起来简单、方便、舒服、牢靠，足以传之久远。中国革命居然把唐装裤革掉，是阿Q最想不通的一点。这一来，中国人不是从头到脚都西化了么！阿Q的思想不保守，也号召人们要开放，但是他认为西装裤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他坚决不穿，他死活也不愿脱下唐装裤。

于是乎，我们敬爱的阿Q身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头上假发、上身西装、下身是宽大的唐装裤，这摩登阿Q的新形象，看来颇为滑稽。如果是普通人，大家会以为他发神经病，会哈哈大笑，笑他“半身土，半身洋，大裤裆里放炮仗”。但因为阿Q是名流、是权威，所以他穿这不伦不类的服装，人们反而肃然起敬，认为权威人士阿Q善于出奇出新，富于幽默感。艺术巨擘卓别麟就靠他头上的高帽、古里古怪的服装和举世闻名的八字步构成了他独具一格的幽默。幽默是很高的智慧。所以，光从阿Q身上的穿戴，人们就绝不怀疑著名作家阿Q的智商商数极高，是一位善于出奇出新、脱俗超凡的文坛大匠，阿Q先生就穿着这种衣履出入宾馆歌坛，大会小

会上给人做报告。

阿Q的黄瓜论

阿Q很喜欢作报告，很喜欢人们肃然起敬地听他讲话，很喜欢看见别人向他鼓掌。一听见掌声，他就飘飘然，比喝一斤绍兴老窖还舒畅。崇敬权威已经是国人流行的崇高的风尚，只要阿Q穿着这不伦不类的衣衫昂首健步走上主席台，会场里就爆出雷鸣般的掌声，并伴着男士女士们的窃窃低语：

“看，阿Q先生长得多帅！看，那神气……”

“权威就是有权威的风度，你看，他敢当着几千人的面挖鼻孔，剔牙。”

“名人就是名人，连身上穿的戴都别具一格，讲究中西合璧。”

“我敢打赌，阿Q穿的是最新潮的服装，如果全国举办时装比赛，他准得金奖。大作家阿Q敢于领导服装新潮流……”

“喂！兰兰，你看见阿Q先生的门牙没有？缺了两颗居然不镶牙，你知道这含义是什么？”

“亲爱的，你说说，是什么意思。”

“意义太深刻了。这意味着空灵，空灵美。阿Q先生不镶门牙，这就是号召人们不要太写实，要空灵。多深刻的思想。”

“那还用说，没有深刻思想能成为名家吗？”

诸如此类。

阿Q记性不好，挂的头衔又多，很容易把开会的对象搞